

[日] 堀田宗路 / 著
张爱平 冯峰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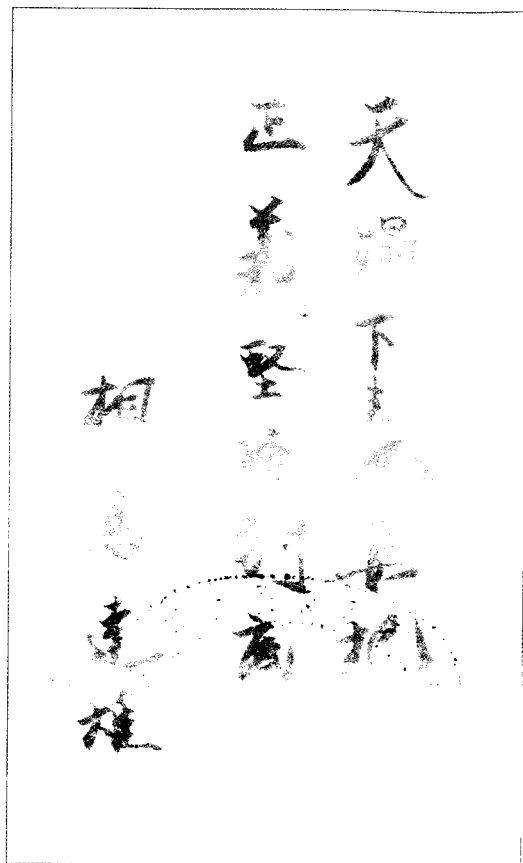


还 你 清 白

法律出版社

三十四年冤案昭雪记

—日本著名律师相马达雄成功辩护案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还你清白:三十四年冤案昭雪记:日本著名律师相马达雄成功辩护案例/[日]堀田宗路著;张爱平,冯峰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2

ISBN 7-5036-2049-8

I. 还… II. ①堀… ②张… ③冯… III. 报告文学—日本—现代 IV. 1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2179 号

登记号 图字:01—96—1603

出版·发行/法律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317 千

版本/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

社址/北京市广安门外六里桥北里甲 1 号八一厂干休所(100073)

电话/63266781 63266796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7-5036-2049-8/D·1681

定价:16.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不可思议的委托人	1
第二章	案件追述	22
第三章	幻影般的审判	55
第四章	新的证据	98
第五章	进攻与防守	135
第六章	飘去的风	190
	后 记	213
附 录	本案卷宗	216

第一章

不可思议的委托人

一 奇特的老人

他的出现，宛如忽然吹进的一阵风。

“先生，有一个姓松尾的人要见您”

听到女办事员的请示，正在为上午将进行的审判作预先调查的相马达雄律师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在上午9时30分。再过30分钟后，相马必须到大阪地方法院民事三部的法庭，就不动产的限界

划定所产生的纠纷事件进行辩护。

“我不认识这个人，现在忙得很，能否请他下次再说。”

“他说是甲斐先生介绍来的”

“是甲斐先生的介绍……”

相马想起了大约在一周前，堺市日日新闻报社的甲斐乡曾经打来过一个电话，说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叫作松尾的很古怪的老头儿时常到我的事务所来，我可真是没有办法啦。这个人好象是在很早以前因强奸妇女而被判有罪，并被迫服了刑。可是，本人一直坚持说没有做那件事，恐怕是想说那是一件冤案吧。可我们既不是法律方面的内行，对其人所说的事也听不太明白。”

甲斐的话显得多少有些滑稽又无可奈何。

“他说到我们报社来之前，也去过各处的大报社。不过，好象到哪儿也没有人理睬。这也难怪，这个人究竟在说些什么也搞不太清楚。即便是去了大报社的传达室，可由于不知道该去哪个部门，不也是束手无策吗？当然，在这点上，要是象我们这样的小报社，也许还……。”

甲斐好象在自嘲一样地一边笑着，一边说。

堺市日日新闻，是向堺市以南地区的大阪府内发行的地方日报，发行量约一万份。说是个报社，可办公室只有一间房子，除去社长甲斐，职员总共才有五、六名。要是在门口大声说话，那就可以将谈话内容传达到社长手下的所有职员。甲斐是想说，这个老人恐怕也是认为这样的报社容易打交道。

“已经到我这里来过五、六次了。看他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这件事中来了，有些令人怜悯。可是，虽说如此，我们

却不能为他做些什么。先生，我让他去您那里，请您略微听他说几句，拜托了。”

甲斐在出版报纸之前，曾任大阪府美容师协会的事务局长，相马则任该美容协会的法律顾问，两人的交往已近10年之久。

正值繁忙之际，受托如此麻烦之事，很是为难。但若受托于老熟人甲斐，相马也就不好推辞了。于是，相马就以很轻松的语气说：“那就让他在方便的时候过来吧。”就这样答应了这件事。

然而，相马并没有那么认真地去听甲斐讲的事，而且，称作松尾的老人也没来联系过，所以，相马早把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了。由于这个原因，当此人出现时，相马竟不知如何是好了。虽说是甲斐介绍来的，但事前没有任何联系就突然跑来，也还是不太合适的。

倘若以为无论什么时候去律师事务所，律师都会接待自己的话，那可是大错特错了。初出茅庐的律师暂且不论，一般的律师每日纳入预定计划的工作都要有三、四件，不可能随时接待突然的来访者。要想到律师事务所委托案件，要事先用电话办理预约，这是常识。

相马达雄在当时，正是一个走红的律师，仪表精悍，年仅46岁，尚处于年富力强之时，且又善于雄辩，因而颇受注目。作为律师来说，此时正是走向顶峰，而工作也到了最忙的时期。

“先生，您看怎么办，是让他回去吗？”

因为和甲斐有约在先，所以相马决定先见一面再说。可是，当见到被介绍来的老人时，相马竟有些呆住了。但见

这个老人身着土黄色的工作服，脚上穿着木屐，手中拎着在小零售商店购物时给的白色塑料方便袋。后来才知道，那袋子里面装的是牛奶和面包。花白的头发，剪成小光头，前额部分已变得稀疏了。身高约 1.58 米，白皙而削瘦，衣服显得肥大不合体。

就是这么一付打扮的小老头儿，咋哒、咋哒地拖着木屐，一边悠荡着塑料方便袋一边象随着微风飘动的气球一样缓慢地移动着出现在相马的面前。

当然，并不是说老人的服装不好，没有必要为了拜访律师事务所而从头到脚西装革履的。但是，委托人中的大部分还是身着较庄重的服装而来。要是来委托比较麻烦的事件时，就更是如此了。

而使相马感到困惑的还不仅如此。刚一进门，老头儿就开始毫无条理地说起来。

“先生，我什么都没干呀。大家都知道是谁干的，就连警察，连法院都该知道的嘛。是那女孩子在撒谎。”

老头儿开始反来复去地重复着这些话。

“等一下，等一下，你突然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不是要把我搞糊涂了吗？”

相马打断了老头儿的话。

“说没干，你究竟没干什么呀？”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干。我什么都没有干，所以肯定是无罪的。”

“所以呀，你没有干什么事啊？”

“我没有干调戏女孩子那种事嘛。”

好象是甲斐说过的那件强奸妇女的事。

“那么，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好早以前啦。”

“说好早以前是无法叫人明白的啊，是发生在何时、何地的事件呢？”

“昭和 29 年（1954 年），在熊本县，叫作小川街的地方。我什么都没有干，却被当作了犯人。”

老人竟是在诉说几十年前发生在九州农村的一个事件。

然而，令人感到奇异的是，他讲话的声音并没有象在诉说一身清白时所应有的那种坚实、强烈的振荡。既不是高声大噪，却也不是低声叽咕。就象他行动时慢慢悠悠一样，老人说话的声音也有点慢慢吞吞，从容不迫。

来找辩护律师商谈的人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有人介绍的。依靠电话簿查询而来的所谓“不速之客”的这种委托人，在律师事务所是受到戒备的。即使委托，多数情况下也会被拒绝。理由是因为来历不明之人，案件结束后无法保障可以获得报酬。实际上，也的确有结束案件后，不付报酬便逃之夭夭的不负责任的委托人。律师这行工作，也是要成立事务所，雇用几名工作人员，发工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营利的事业。不可能对任何人都是一付笑脸。

出现在相马面前的这个老人，也是律师事务所很讨厌的人物。虽然说是有人介绍，但是看一下老人的服装就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他是拿不出费用的。并且，最令人头痛的是，老人净说些不完整的只言片语，搞不清楚究竟在说些什么。

如果说是被送进了监狱的话，就应该有审判记录及判

决书。若是主动向律师提出请求帮助的话，首先要将这些材料全部带来提供给律师，这恐怕是常识吧。可是这个老人呢，却只是一个劲儿地说“我没干”。光是单纯地诉苦，无论听多少遍，如果没有具体的东西，律师也不可能为求助者做任何事情。

已经快到审判时间了，相马不能再继续陪着他进行这种无休止的谈话了。

“拖欠啦，松尾先生，我现在很忙啊，下次我再慢慢听你讲好不好？”

相马没有顾忌老人，匆匆地准备离开事务所。当相马回过头来时，又是一个目瞪口呆。老人并没有显露出似乎特别遗憾的表情，而是笑咪咪地在目送着相马，那简直是一张孩子般无忧无虑的笑脸。相马不知为什么竟感到有些泄气。

二 意想不到的人

相马一边懊悔着白白浪费了宝贵时间，一边匆匆地向大阪地方法院赶去。相马的事务所设置在位于法院后面一条街的M大楼里，到法院去用不了五分钟。此处如今已改了地名，叫大阪市北区西天满，昭和52年（1977年）以前，叫作真砂街。后面的那条街也起名叫作真砂路。

真砂街有无数的法律事务所。大阪约有律师一千八百名，而其中近百分之九十九都集中在这附近。几乎可以说，在接近审判开始时间的上午10点时，从这一地区的大楼中匆匆出来的人们基本上都是律师。

上午处理完两件案子的审判后，相马于中午回到了律师事务所。他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个与众不同的老人。虽然稍稍有些怪，但却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老头儿。

然而，当相马推开事务所的门时，竟然发现那个老人怎么还在这儿啊！老人坐在事务所角落的沙发上，从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塑料方便袋中取出面包，闭嘴嚼着吃呢。自带饭盒来法律事务所的委托人，这可是头一个。

“怎么回事，松尾先生，你怎么还在这儿呀？”

“啊——”

老人用慢慢悠悠的声音答过之后，抿嘴笑了。因为老人看上去很老实，所以好象是办事员们没有管他，随他便了。

尽管回到了事务所，但相马仅仅是吃午饭，还必须马上去参加下一个审判。没有办法，相马决定一边吃午饭一边听老人讲。可是老人依旧只是重复着“我没干”。

“我已经到时间了，松尾先生，改日再从头谈吧！”

老人只是顺从地点了点头，却没有显出要回走的架势。就这样，相马再一次撤下老人，离开了事务所。在去堺市法院的路上，相马边走边不知不觉地考虑起来。坦率地讲，甲斐把那个老人交接给了自己，岂不是松了一口气吗？

傍晚，当相马回到事务所时，不出所料，老人还等在那里呢。当他看到相马回来时，脸上现出了笑容。老人是想请相马听他的讲述而一直等待着相马的归来。这么长时间坐在事务所不走的委托人，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相马为这一过分的意外而笑了起来。

昭和 52 年（1977 年）4 月，这是相马达雄与松尾政夫

的初次会面。相马把松尾看作是已年逾七旬的老人，可实际上，当时松尾年仅 60 岁。包括年龄在内，无论哪一点，对于相马来说，松尾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

三 上 班

相马的惊讶并不只是这一天就结束了，因为第二天，第三天松尾也照旧来到了事务所。相马并没有约他来，而是每天他自己随便地不招自来。

到这儿来时，松尾总是与初次见面时相同的打扮。身着工作服，脚下穿着木屐，手里悠悠荡荡地拎着装了面包和牛奶的方便袋。松尾无论去哪里都是这么一副样子，原本就不是那种讲究体面的人，并且也没有讲究体面的那份钱。

自带面包和牛奶当午餐，也是因为不想去餐馆花那些没用的钱。对于依靠夫妇二人每月仅有的 7 万日元左右的退休金维持生活的松尾来说，一天能自由支配的钱，只有为了去相马的事务所而支付的七、八百日元左右的交通费而已。

松尾居住的地方在大阪府的西南，是毗邻堺市南部的高石市内的一所公寓。高石市是大阪市的卫星城，松尾居住的公寓所在地南海电力铁路高师浜线伽罗桥站的周围，是一个典型的高级住宅区。在清静的住宅区内，有一幢非常显眼的建筑物，这就是松尾所居住的破旧的公寓。从这个公寓的外观上看，似乎马上就要倒塌了，与周围的景致形成极大的反差。

乘坐高师浜线电车，从伽罗桥到羽衣站，再换乘南海本线到难场站用不了30分钟。从那里乘坐地铁御堂筋线到淀屋桥站就5分钟。然后走出地铁站，朝大阪市政厅方向略走几步，就可以看到法院了。还可以在羽衣站乘坐不远处的JR线，从东羽衣站到凤站，再乘阪和线到天王寺，换乘大阪环形线到大阪站，也就用50分钟左右。包括步行的时间在内，一个小时之内即可到达位于法院后面的相马律师事务所。从松尾每日“上班”所花费的时间来看，事务所可以说是在一个比较理想的范围内。

奇怪的是，尽管松尾每天不招自来，可相马事务所的人却没有一人表示不满。对于他们来说，找不出由于松尾每天呆在事务所而会感到为难的理由。

事务所总是有很多人出出进进，即使增加这么个老人，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且松尾比较安分守己，只是静静地坐在位于角落的椅子上，所以不会妨碍工作。松尾的衣服似乎是有些寒酸，但总是比较整洁，就象刚刚洗过似的，不会给人不快的感觉。加之一到了中午，就取出面包来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儿的样子，显得那么悠闲，甚至使人感到很有趣。

松尾即使一直呆在事务所，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协调的感觉。若是领带打得整整齐齐，摆出一付好象很了不起的面孔的人每日必到的话，就会给人一种以势压人的感觉，恐怕相马和事务所的人都会讨厌的。但是，不讲究外表的松尾，打扮自然，又总是笑眯眯的，完全无需对其费心劳神。松尾在这里就象是理所当然的一样。

虽说是每日必到，但并不是说死皮赖脸。松尾是朴实、

单纯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有着孩子一样的性格。也许缺少些社会上的那种常识，但却没有世俗的令人讨厌之处。飘飘忽忽，宛如微风一样。

话虽如此，可要是谈到松尾来相马事务所要做的事，照例只是诉说自己的一身清白。松尾讲的永远是同样的话：“我什么都没干啊！”

既不具体地说明事件的背景，也不说希望为他做些什么，仅仅是翻来复去地说什么都没干。

结果，松尾对于所谓的律师是什么，这些人做些什么工作都一概不知。只是单纯地认为只要对相马诉说自己的一身清白，就会给自己解决问题。因此，就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令人奇怪的事还有一桩。松尾根本就不担心请辩护律师所需费用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和律师商谈时最放在心上的，恐怕就是费用的问题吧。尤其是初次聘请律师的人，首先要问好需要多少费用，然后再委托案件。

可是轮到松尾，却完全没有那种担心。相马以为他很快就会提出费用的问题的，然而松尾却一直没有主动谈及这个问题，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要付钱的样子。

“我和国家公务员不一样，与从国家领取工资的人是不同的。”

尽管相马试探着那样说过，可是松尾却全然不加以理会。是不是连同律师商谈需要付报酬这个常识都不知道呢？或许是由于松尾满脑袋装的都是诉说自己冤枉的这件事而不能够考虑到那么多的缘故吧。不管怎样，对于依靠退休金仔仔细细过日子的松尾来说，经济上是完全没有富余的。

首先，如果担心请律师所需费用的话，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一天不落地往相马的事务所跑。

四 孤军作战

尽管松尾每天到事务所来，但却不一定能够见到非常繁忙的相马，也经常相错而过。

“松尾，怎么样啊，身体好吗？”

“啊——”

顶多只打一句这样的招呼，一天就结束了的情况也是常有的。

尽管如此，相马回到事务所来稍有一点余暇，就听松尾讲述。可以说，这种情形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因为松尾不付费用，所以也就不是正式的委托人。但是由于这个性格好且很有意思的老人每日不间断地到这里来，相马也渐渐地对他产生同情，并开始听其讲述了。也许可以说，是相马适应了松尾的节奏。

因此，从真正的意义上说，并不是律师听委托人讲情况，而是一种接近于闲谈的情形。相马也时常请客，一边吃午饭一边听老人说。

请客的时候，松尾也表现得极具有个人的特色。到后来，他们二人在一起用餐已不计其数，但要说到在餐厅点的饭菜，那却一直是固定的那一种。

“吃点儿什么？”

相马边看菜单边问。

“油豆腐葱丝清汤面”

“吃点高级一些的东西怎么样啊，吃汉堡牛肉饼吗？”

“面条就可以了”

总是油豆腐葱丝清汤面，或者是咖喱饭。去餐厅是有许多更好吃一些的饭菜的，而对松尾来说，好象没有看到那些东西一样。这倒不是因为相马请客便有所客气，而是自然而然养成的一种勤俭节约的习惯。

相马最初是轻松地听着松尾讲述的。松尾的动作和讲话都极慢，被他的气氛所感染，致使相马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悠闲起来。然而，随着将从松尾口中吐出的毫无条理的语言连结捋顺，相马开始一点一点地意识到了松尾所走过来的人生道路的严峻。松尾一向飘飘悠悠，无忧无虑，是个不使人抱有戒心的那种人物。但是他本人至今为止，从人们或者说从这个社会所得到的待遇却是过于残酷了。

昭和 29 年（1954 年）8 月 13 日晚上 10 点 40 分左右，在熊本县益城郡小川街的砂河土堤坝上发生了一起强奸妇女案，而松尾政夫则因这一罪名被起诉进了法庭。松尾坚持说冤枉，但无论是警察还是法院都置之不理，认定其有罪，松尾于是被判了 3 年徒刑。仅仅以因为警方说“可以放你回家”，松尾才做出的一时的坦白，以及受害人的“那个人就是犯人”这一证词为凭据，松尾便被判为有罪之人。

3 年刑期结束，从福井监狱出来的松尾，此后就始终在不停地诉说着冤枉。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听听松尾那悲痛的呼喊。在同相马相遇前的二十几年间，松尾走访的律师多得不计其数，然而都因事件发生的地点太远及事件过于陈旧等理由回绝了。也有的让松尾拿出新的证据来，可是所谓新的证据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对于没有多少文化

的松尾来说，是无法弄清楚的。

松尾也多次去过法院、警察署、报社等处，但是都未被当回事。也去找过控告他的那个受害者，并寻找过严厉审讯过自己的刑警。他所想到的地方都去过了，申述自己的冤枉：“我没有干”。尽管如此，却没有任何人来帮助过他，甚至就连律师协会及人权保护委员会都不愿听一听他的声音。还有的人显出讨厌的表情说：“怪老头儿又来了”。这个社会对松尾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地冷酷无情。

一桩冤案的解决总是离不开声援团的。然而，对于松尾来说，连这样的伙伴也没有。他始终是孤独的一个人，依靠独自的力量，不停地进行着毫无成效的战斗。

为什么没有人来听松尾的诉说呢？是因为松尾没有文化吗？是因为他没有钱吗？是因为总是穿着寒酸的衣服吗？是因为说话没有水平吗？还是因为他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的关系呢？哪怕是有一个人来认真地听一听松尾的诉说不也是好的吗？相马不知不觉地开始认真地听起了松尾的讲述。

五 书 信

使相马为之动情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这就是寄来的无数封书信。

松尾从昭和 52 年（1977 年）4 月开始频繁地往来于相马的律师事务所。可是与此同时，又不停地隔二、三天左右就寄来一封厚厚的信。尽管几乎每天都与相马见面、谈话，却依旧寄信来。

来信的数量非常庞大。在那以后的 11 年间，松尾寄给相马的信达到一千多封。用纸箱装，可以富富裕裕地装上十箱。

松尾坚持不懈地书写如此大量的信件这种热情，着实令人钦佩。可是，书信本身却实在是不成体统，简直是糟糕透了。无论怎样读，也读不明白究竟写着一些什么东西。不仅是写的字难懂，语法不通，文章也是词不达意，乱七八糟，全是一些好象有意拒绝他人阅读的书信。

如果向人们诉说自己是无罪的，那么话就最好是说得高明一些。恰到好处地选择语言，详细地说明自己没有犯罪的理由和事实，这样才能获得人们的同情。然而，松尾做的却与此正相反。松尾终生也没有能够将自己的冤情有理有据地说清楚过，仅仅是不断地说“我没干”。

松尾写的信也与此相同，无论是哪一封信，都看不明白其究竟写了些什么。结果所有的信都只是在说“我没干”。

尽管经常与相马见面，却不知松尾因何缘故还要连续不断地寄来大量的信件。有一次，当相马问其原因时，松尾只是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回答。

也许松尾是这样想的，只是见面诉说自己的清白还不够，除了口头诉说以外，还必须用书信来申诉自己是冤枉的这一事实，否则，相马是不会行动的。

其实，松尾不只是给相马发信，也给曾多次走访，不停地向其申诉冤枉的法院、检察院、警察署、律师协会、人权保护委员会，报社等处写了相当数量的信。

昭和 58 年（1983 年），熊本地方法院的书记官曾经对